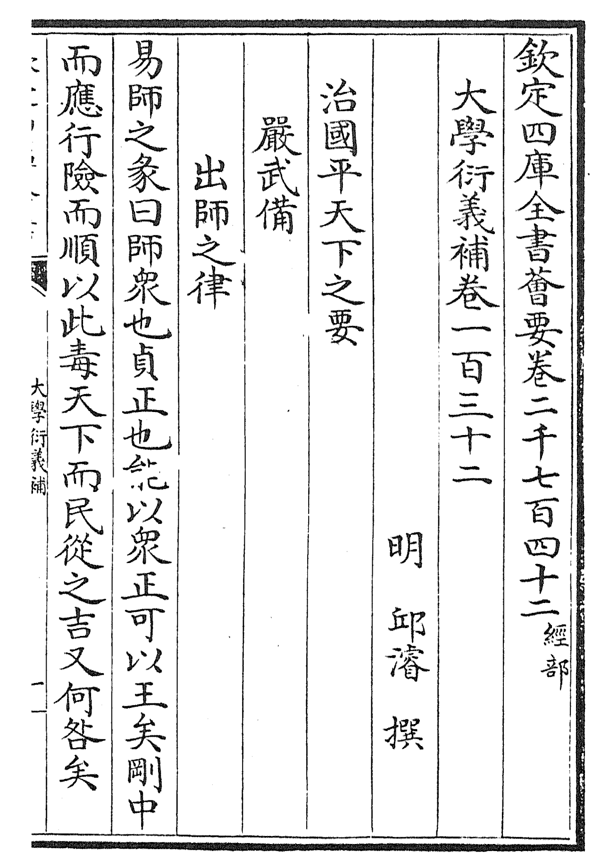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四十二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二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出師之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頤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正道止於是也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興无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朱熹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

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惟能以衆正而後可以王也盖兵凶戰危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興師非順不用衆是謂王者之師然而不免有殺戮之慘供需之費兵戎所至毒害隨之故興師動衆如用毒藥以攻病非真有沈

痼之疾癥瘕之癖決不可輕用也毒之一言易之
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頤曰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
以禁亂誅暴而動茍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
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
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
律則雖善亦凶使雖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

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盖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朱熹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始而守法也

李過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魯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

亂部分後不可以為師也

臣按律有二義有出師之律有行師之律出師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頤曰師之進以強勇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以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班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

退乃為咎也行師之道因時施宜故左次未必為失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臣按聖人作易恐人以退為怯故明當退而退退而无所失雖无功亦无咎也後世一切以文法從事而有行師逗遛之罰坐於廟堂之上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臣竊以為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有行師左次者當計其得失成敗而不論其進退遲速可也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往也）征禹乃會（徵會也）羣后誓（戒也）于師曰濟濟（和整衆盛之貌）有衆咸聽朕命蠢（動也無知之貌）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朱熹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

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
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
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
臣按此人君征蠻夷誓衆之始先儒謂舜時薄海
内外皆廸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甞竄
之三苗之民又甞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盖
征之為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後人君奉
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則亦無辭以正彼

矣觀禹誓師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則三苗之君其所為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為華夷主坐視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則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内若外無間華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遵茍有一人之弗循正道則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歸於正道之中人君於是奉君之辭而聲其不

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趨向之不同膂力之不齊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幾其功勲之有成也盖心不一則敵愾之志不專力不一則擊刺之勇不決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

大戰于甘地名乃召六卿六鄉之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五行怠棄三正子丑寅不用正朔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

御車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車不攻于右汝不恭命治左也右

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殺也

予則孥戮汝

蔡沈曰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絶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左車

左右車右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盖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其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禮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

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

臣按先儒謂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啓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曾從家學素講明來臣竊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辭而觀之啓所以數有扈之罪者無以異於禹之於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為言禹之於苗謂天降之咎今啓於有扈亦謂天用

勦絕其命可見古之帝王所以興師問罪皆因其得罪於天而奉天討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來徂征之師有扈之侮慢怠棄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辭於帝以征苗啓恭行天罰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茍在已有不恭與夫左右從事之人不恭命焉則已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中拳拳以恭為言用命而賞賞其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賞與戮不敢自專必

行之於祖與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別名乃帝王相傳之心法啓之恭即禹之祗承禹之祗承即舜之恭已堯之欽明也事有常變而恭敬之心則無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師之本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惟時羲和顛覆厥徳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始也擾亂也天紀遐遠也棄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也天罰爾衆士同

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山名岡山脊也玉石俱焚天吏逸過也德烈于猛火殲厥渠大也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天紀即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歷數是也又言火炎崐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

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謂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得諸

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臣竊以謂篇中所謂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可以為萬世濫殺不分者之戒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為萬世誅惡宥善者之法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可以為萬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湯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格（至也）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與也）汝爾無不信朕

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臣按誓者臨衆發命述其所以興師之辭用之以作士氣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後啓征有扈則有誓胤侯征羲和則有誓至是湯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謂禹之征苗也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至湯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觀世變矣

泰誓王曰（追稱之）嗟我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我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明聽誓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祭社名）于冢土（大社）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罰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

伐功而已

臣按泰誓所謂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聽誓以征伐之意告諸人也受命文考類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舉事必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誓于臣民而無疑質之神明而無愧然後興師動衆是為王者之師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氣之間恃强以凌弱倚衆以暴寡言於人則强為之辭告於神則曲為之禱是以人命而攄其貪殘忿懟

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蹈也果毅以登成也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蔡沈曰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古語喻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衆

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廸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臣按人君出師以作士氣一衆心者不過賞罰二者而已啓誓師於甘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衆亦曰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是即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用命不用命為言泰誓則以廸不廸為言蓋惟用命則

能廸果毅以有功賞不用命則不能廸果毅以致顯戮其言互相發也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朂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朂哉夫子

過也

進趨

齊整

勉也

擊刺

蔡沈曰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乃止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

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勖哉此言勖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

呂祖謙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臣按後世戰法之見於經者始於此先儒謂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陳進戰之時所以坐作進退者足也足以行止於六七步焉所以

戒其輕進也所以攻殺擊刺者手也手之伐止於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貪殺也蓋王者之師聲罪致討理直而氣壯不慮其不勇惟慮其過於勇耳武王之誓師不勸其進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肅齊一焉此王者之師所以不急於成功而亦不至於敗北其與後世之師進之惟恐不速殺之惟恐不多一敗即至於潰散也異矣

尚桓桓威武如虎如貔執夷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迎也

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蔡沈曰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此篇嚴肅而温厚與湯誥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謂用兵以制節為尚以武勇為主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其過於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為戒其篇終所謂弗勗者即申前所

言之三曷哉也一曷其勿輕進再曷其勿貪殺三曷其尚武勇而勿殺降出師臨戰而能勉於此三者是則所謂節制之兵也是惟不戰戰則必勝雖不勝亦不敗矣武王於此丁寧反覆呼其人而致其勉然猶恐其聽信之不專也故其終也又示以有戮之戒蓋軍士主嚴不嚴則號令不立也嗚呼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歟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速也奔走執豆木豆籩竹豆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鄭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為由親而尊臣竊以為武王伐商受命於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

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盖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為先後哉

底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曰者舉武王告神之

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致罰非其人得罪於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動衆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積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軍旅所至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興師及彼不可不討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順于人決不敢輕舉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已

必正而後可以正人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
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況神乎神所不可聞者
人決不可為也一已為之且不可況役使千萬人
而為之乎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宣王自我戎兵器也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鼓而進之厥虎臣闞奮怒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鋪布也敦厚也淮濆仍就也執醜虜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輔廣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

臣按先儒謂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羽也如江如漢如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大也征徐國

朱熹曰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

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絶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臣按先儒此極言王師之無敵如此

其卒章曰王猶道也允信也塞實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朝也徐方不回違也王曰還歸班師而歸

臣按詩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則以常武為名一篇之詩凡六章章八句竝無所謂常武二

字也以此名篇蓋特立名義序所謂因常德以立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終言允塞是則所謂立常德也其間所謂整六師奮厥武進虎臣執醜虜疾而栗衆而盛其靜也則不可動其强也則不可禦緜緜然而相續翼翼然而整肅有不可測度之神有不可勝當之勇乃一舉而致徐方之来同同者上下内外咸服而無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来庭庭者四夷八蠻朝會而無間也若是者雖曰奮

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于四方來庭則亦非常之武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公)獻楚俘于王(周襄王)駟介(四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相也)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赤色)弓一彤矢百玈(黑色)弓矢千秬(黑黍)鬯(香草)一卣(中尊)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遠也)王慝晉侯三辭從

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臣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者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行列愷樂歌也以入於晉獻俘獻所俘獲授數也馘所截耳飲至飲酒告至于廟大賞大行賞徵會召諸侯為會討貳討有貳心者殺舟之僑濟河先歸者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上文殺顛頡爇負羈祁瞞姦命及舟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二十八年

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凱還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杜預曰師出先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乎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

臣按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示不

專也

論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熹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

又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

人固有好謀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葢閑時已是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

黄榦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怱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

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徼於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二言者萬世行軍制勝之要法也後世兵書所謂四部七書千言萬語其方法籌策雖非一途之可盡一端之能畢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

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逺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

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臣按程李二將出師之是非司馬光斷之當矣後世行師者要當以程不識為法而以李廣為戒

宋歐陽脩言於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

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吕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盖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

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敕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

之用所謂善用兵者以少為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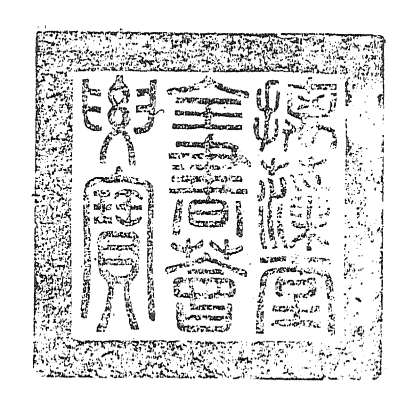
臣按先儒謂世之為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苻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

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為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為累爾況國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修武備者惟在慎選將帥嚴立階級因其見有之人補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閲之訓練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無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則約束之

戒敕之中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無一事之不如法縱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當十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既不虛吾之糧賞以致耗費又不閡吾之號令以致廢格所御乃所識所戰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徧少而愈精多而益辦無敵於天下矣

以上論出師之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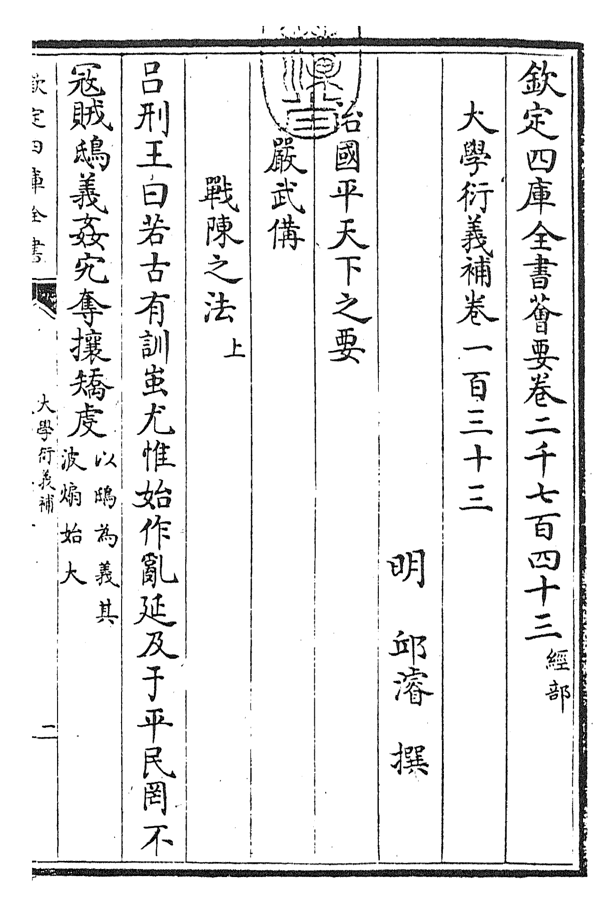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三至一百三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四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三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戰陳之法上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以鴟為義其波熵始大

司馬遷曰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蚩尤最强暴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蔡沈曰言鴻荒之世渾厚敦庬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臣按此後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蔡沈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二車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陳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

臣按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禮記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

有虎賁之士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開也行道也戎車既安如輊如軒

韓嬰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

朱熹曰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俴淺也收軫也五五也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梁

軜上曲鈎衡者游環靷環也脅驅亦以皮為之陰揜軌也靷以皮二條為之鋈

續消白金以鋈灌靷環作環以相接續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暢長也轂駕我騏騏文

馵馬左足白

朱熹曰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官之長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條讀為纓

五就樊纓以絛絲飾之而為五匝建大白殷之旗名以即戎

臣按巾車之職王之五輅曰革路兵車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猶副也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猶屏也輕車之萃

鄭氏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乘之車也闕車所謂布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臣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輈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閒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為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為之副貳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與後橫木)四尺謂之一等戈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著戈於車斜倚也)崇(高也)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八尺曰尋)崇於殳四尺謂之四等戟常(倍尋曰常)崇於戟四尺謂之五等酋(近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之數

鄭氏曰此所謂兵車也殳長丈二戈殳戟矛皆揷車輢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之矣然後殳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步兵我車懼其侵軼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試也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

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死也）戎師大奔

孔頴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戍分為二

廣（音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十二年）

杜預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孔頴達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晝日事也其内官親近上者為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臣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

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吴以兩之一卒適吴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吴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吴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

車之為利大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郯之戰楚軍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吴以兩之一卒適吴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

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戰車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羣狄于大原崇聚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更增十八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步陳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即兩伍專參偏也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

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冑趨風可以死則為子𨿅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勍敵之人初不迫於險固如此至

於邊境險阻兵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臣按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何也彼

此皆用車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輕閑邊𨓜其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之布也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敗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勝不亦難哉自車法不行之後後世之用車者如衛青李陵之類皆不過用以齊載而已也不然則用以一時之衝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勝也且三代之世分為列國故常有疆埸

之事以中國與中國戰則車固在所用也若夫罷
侯置守之後四海一家不幸而盜賊竊發制之於
早易與耳所以養兵卒以備征伐者大抵為四夷
當用我所長以格之禦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
謂車戰之法實無所用之政不必慕復古之名而
為此不急之務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險地利不
便車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國之地何不
可之有臣謂車戰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

平物有所梘非獨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車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為長溝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梘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拒前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制太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製重而轉動為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陳為難則雖行之大陸通逵亦有所杌揑者矣惟晉

馬隆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為營而人居其中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皆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為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大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隘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臣觀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以一二人以前挽似亦

可以為戰具然其制亦為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臣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為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為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

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擾其車之式具於分註乞下有司計議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製造就令隊伍中二十五人為五車其於成法無有變更其於行軍不為無助其車之式用兩木圜九寸長九尺者為轅轅之首斜彎而起中以受軸為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為之而不設輻中為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斵為二孔用二小彎木條寘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則以繩縶

於其上又於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為足與軸等其
後橫木上施軟索以為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
箄以盛食器軍中刁斗用畢亦載其中其轅首交
合處其高準馬胸用人手執之為準鑄鐵為利器
如耕犂樣冒于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胸
也去轅首尺許又橫施一鐵條長尺三四寸許上
列齒以架刀鎗兩轅之旁其前後各為鐵鐶四左
右各二前繫鐵鎖後係鐵鈎聯車為營之際前轅
相去稍遠則用鎖繫之於鐶後轅緊相挨傍則以
鐵鈎搭其鐶彼此相維以為固又於後鐶之次左
右各加以一大鐶駐車時用刀或鎗貫鐶中而立
馬彼兩軍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
敵來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
之趨前以當其馬胸又用木或革為摺疊牌立於
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用雕飾其不可施
斧斲處只用麻繩縛猍每車上各具刀斧斲各一

及板木縄釘之類以備急用

唐大歴中馬燧為河中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黄河九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於朝

宋真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况當疆埸之戰陳

禦突騎之輕慓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乘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内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内乎夫用車以戰亦一乘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竒掩襲見可以進故出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據不懼敵騎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輗駕以牛布為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黄懐信萬全車後李綱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霹雷擊車然而卒不見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尚未聞以車戰取勝況今日之邊皆臨崇山峻嶺浮沙積石也哉其車之

大者决不可用也無輕信人言耗民財費工力以為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為陳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

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

臣按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勝創為如意戰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幕

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鍫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陳則出騎兵兩觽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憩進退俱利伺便出擊處有拒遏預為觧脫計

臣按兵車乃古者常戰之具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彼此同一其制焉後世則人自為之製隨其時勢用其智巧而創為之不拘拘於古法然善用之者則亦可以取勝魏勝所製之車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砲車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為一製為人推之車數人之力可將者樹牌垂氊列槍駕砲每兩必須蔽數十人略如勝所製者每

邊城製三五百兩歲遇農作之時運寘田所障蔽

官軍俾得耕穫戰以為陳居以為營収穫以為載

不為無益以上車法

通典黄帝制陳法

李靖曰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

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間地

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虚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

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

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

獨孤及曰黄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陳圖夫八宫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惑故八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内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挍其後列弛張則一二廣失舉犄角則四

奇皆出

臣按陳法說者謂其為黄帝所作亦猶世人謂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黄帝所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為圖或筆之於書可攷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

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壯之人與一四五分力人廝打雄壯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之人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可見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觀朱蔡二子之言則陳法於爭戰不為無益矣故載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立旗期民於其下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振旅

之陳

臣按司馬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陳蓋必國之所用以戰者其布列方位彌縫偏伍分合坐作進退疾徐皆有一定之號令方法故於仲春之日教民以振旅其所演習者一皆如臨戰對敵之時也故曰如戰之陳至於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教之於閒暇者此法也用之於臨敵者

亦此法也

曲禮前有水則載音戴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鴟屬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鄭氏曰戴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

孔穎達曰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諠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

遠難可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曰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為青雀於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鴟於旌首而戴之不言旌從可知也雁行列與軍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摯獸猛而能摯謂虎狼之屬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皆欲使衆見以為防也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駿騎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旗遇冦舉白旗陂澤舉黒旗丘陵舉黄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繕其怒

鄭氏曰以四獸為軍隊象天也招摇星在北斗杓端

主指者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堅勁軍中之威怒

孔頴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陳法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軍行法之既張四獸於四方而標招搖於中上以指正四方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怒象天之行也

臣按先儒謂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衆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隨四方之色繪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標非斗於其中以見奉天致討之義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氏曰度謂伐與步數局步分也

孔頴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臣按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軍之法

皆不外乎此無度無局則不成軍矣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

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

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

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

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為偏司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為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

乃擕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

續

蘇洵曰管仲謂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范蠡曰凡陳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欲隨侯攻其右無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彊兵在焉蓋一陳之間必有牝牡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耳

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陳形勢每戰視敵強其

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鋭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鋭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

臣按強弱兵家之常勢勝敗兵家之常事惟在要其終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前茅慮無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其所無之事中權中軍制權後勁後以勁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象其物類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

杜預曰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蓋楚陳以轅為主也慮無如今軍人前有斥

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備慮有無也

孔頴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為思慮所無之事恐

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為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孑戟也

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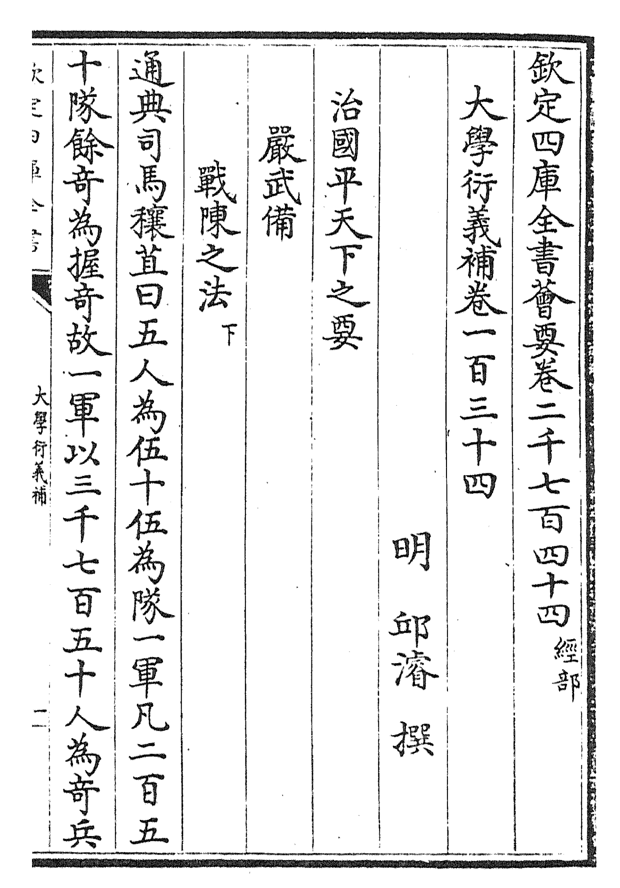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於

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

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
能用兵而不可敵也況有天下之大奉天討以行
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赭
丘宋地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
杜預曰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
臣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鸛鵝即物以為名
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與

以上論戰陳之法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七百四十四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四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戰陳之法下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

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内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八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八陳各減一人以為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蘇軾曰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

奇四正而八陳生馬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陳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聨蟠屈各有條理

臣按凡兵者有四正四竒皆合而為一或離而為八是曰八陳故以正合為竒勝也大抵穰苴之法即古司馬之法其隊伍營壘坐作進退之度皆有所本世謂之穰苴陳法陳法者所以訓齊士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

之使指無不如意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散也

李靖曰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

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為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臣按說者孫吳兵法主於權譎非王者之師然其計謀雖有詭詐而其行軍布陳之法則多有可取蜀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咸得其要

杜牧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諸葛武侯以石縱横八行為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用六數今盩厔司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四十萬步騎不敢決戰皆知其能也

朱熹曰陳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

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用兵也

臣按亮至南中生致孟獲使觀於營陳之間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營壘歎曰天下奇材由是觀之武侯所置之陳誠非偶然也至今魚復平沙上壘石八爲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𦂳晋桓玄見之謂爲常山蛇勢說者謂玄妄言耳嗚呼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巳悟後世徒妄說蘇氏之言有自哉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内環之圜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内圜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圜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圜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

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别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鋭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敵乎

朱熹曰八陳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衡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數各為一陳有專於戰鬭者有專於

衝突者又有纒繞之者

又曰古來許多陳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廵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陳地方則須布方陳亦豈容槩論也

臣按史稱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輙歎曰可與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其後仕唐為大將平蕭銑於江陵擭輔公祏於丹陽禽頡利平吐谷渾太宗謂古

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實效矣說
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託而作考
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書豈其然哉
宋仁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
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此即九軍陳法
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
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
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

花陳即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為體方陳者内圓而外方圓陳則内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軍為二虞候軍左右軍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

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陳為奇也

臣按自古出師必有營有陳止而無營則無以自

守行而無陳則無以制敵周禮大司馬四時之教
中春振旅執鼓鐸鐲鐃以教坐作進退徐疾疏數
之節中秋治兵所載旗物若太常旗旜旐旟之屬
中冬大閱所以立表陳車徒坐作馳行三時之教
皆所以習為陳法也若夫中夏之茇舍謂之茇舍
者茇如名伯所茇之茇茇之為言草止也其所以
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而凡門名縣鄙各以其名
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施事蓋三時之教教以

行陳之法也夏時之教教以止營之法也周之制不可詳惟今世兵家所傳陳法雖未必如武侯衛公之舊然亦未嘗無所本者也夫時勢不同面勢不一地之險易既有所限卒之多寡復有不齊而又敵有強弱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槩而論者所謂陳法未必皆一一可用如古人所云者也然用之雖在乎應機而習之則在乎有素譬之學奕然局面雖不可豫料而行動機變則不可不預

知也知之固未必盡皆可行然非熟之於目得之於手則亦豈能應之以心哉臣請命知兵事大臣將古人陳法詳加審定隱括以為圖條陳以為說使人人易曉然後詔武臣俾其按圖布陳使六軍之士皆習熟於耳目見聞之間曉了於心口意慮之際一旦有事大將有所謀為處置上得所依循下知所指示而行之不難矣

宋吳璘立疊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

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張栔直

守南劒退范汝為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冦也桑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敵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

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敵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敵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臣按朱子所論張觷劉錡所以破敵者皆是更休之法璘之疊陳法亦是更代但璘是俟其傷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為定法預分其人為班次而更休之也然璘以鼓為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某隊以某人為初班替

某人其次班三班亦如之別為暗號使其潛自更替之為無患也吳璘謂其疊陳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上陳法）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濟河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河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暫以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昔人謂吳人以舟檝為輿馬以江海為平道是其所長吳人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於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

走舸者當輕走驃騎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揖之具謂之鉤拒退而鉤之進則拒之又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

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太武欲道此以冦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其乘舟

餘皇或作艅艎舟名

臣按此南國用舟師見於史者始此

哀公十年吳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臣按此戰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蓋自春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

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閩久矣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臣於制國用條嘗請復元人海運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

五千艘由海道漕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
朝鮮南可以制交阯噫當元盛時而知為此備則
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
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横海江淮青齊皆有
樓船軍擊南粤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
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按漢人之造舟以為戰具於凡邊江海之處皆

為樓船臣竊以為船謂之樓其質必大所費蓋不貲也有事而造之則緩不及事無事而造之則貯之無用之地歲久而自獘弊而又造則勞民費財多矣臣請凡為運舟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為備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況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彼方眩運嘔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哉況其

舟中器具朽腐倉卒豈能猝辦賊舟多而我舟少

其不能敵之決矣臣請革罷此舟備倭官軍惟拒

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遺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獵於吳張昭等曰

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鬬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

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

禽操宜在今日瑜與劉備進與曹操遇於赤壁瑜部將

黄蓋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

幙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煙焰漲天瑜等率輕鋭繼其後靁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臣按此古人焚敵舟之法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脩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

無有吳為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椎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逕造三山

臣按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為難

要非良法也

晉有指南舟

臣按今沓船於舵樓之下亦寘盤針蓋凡舟皆用盤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為一舟也

宋太祖開寶七年曾曹彬伐南唐彬等發江陵水陸竝進克池州敗唐兵於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

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内侍往荆湖造黄黒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絙自荆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樊若水獻量江為梁之策而江面遂不可守大抵據江為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

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除大海外凡據水以為險者我若得其上流皆可潛遣人量其廣狹以為浮筏蔑不濟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烏珠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黄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烏珠既為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

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城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大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篷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

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烏珠禦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一名幺於洞庭太時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樟竿官舟迎之輙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其輪礙不得行急擊之賊奔港

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死

臣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弱葉與竹筏則布為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揚么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以上舟師

以上論戰陳之法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三十四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三十四